

移民「潮」對香港社會整體的影響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講座教授
葉兆輝

根據香港最新統計人口數據，2020 年香港人口增長開始放緩，由 2019 年 752.08 萬人減少至 2020 年的 742.83 萬人，總人口減少了 1.2%。2021 年的淨人口流出 89,200 人，而單程證來港人士為 13,900 人，整體人口流動為負 75,300 人。同時，在出生人口減少，死亡人數不斷增加的情況下，自然流失了 11,800 人，因此，2021 年的人口持續減少至 739.47 萬人。上年的淨人口負數是自 1960 年香港政府有統計數據以來最多的一年，情況值得關注。當然因疫情緣故，有很多人滯留國內和其他地方而未能回港，所以這 8.9 萬多人未必能完全反映本地真實的人口流失情況。

然而，有其他數據也可以讓我們對香港的移民狀況多一些理解，就如：

- i. 提取強積金的金額達 26 億，比以往增加了 24%，這也是 2010 年以來最高的金額。
- ii. 大學生和中小學生的退學人數：根據教育局最新的數據，2021 年中小學生的退學人數有增加的趨勢，由 2019 至 2020 年，中學生人數減少了 4,500 人，而大學生退學人數則有 2,600 人。
- iii. 另有統計調查指出，在 2020 / 2021 年度，有近 400 名老師離職。根據教資會最新的數據，大專院校教學人員的離職率仍然維持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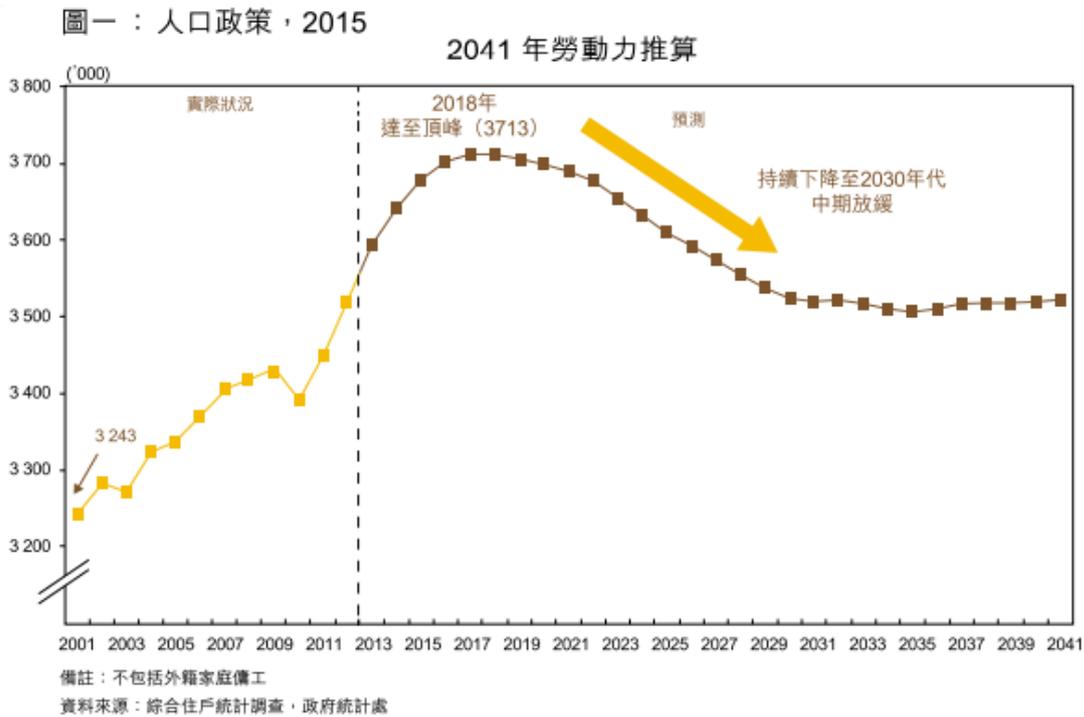
這些人口流動的數據顯示出香港正面臨一個值得和應該關注的移民情況。當然這是否一個「潮」，還需要在疫情平穩後，再審視本地人口是否仍然持續一個向外流動的強勢，但情況尚不樂觀。

未來人口推算需要重估

政府統計處按 2019 年的數據作出了 2020 至 2069 年人口的推算（香港政府統計處，2020）。2021 年香港本地人口被推算為約 758.02 萬，但現在則只有 739.47 萬人，相差了 18.55 萬人。若果 2022 年的單程證人口未能回升到每日的 150 人，而本地出生人口亦持續減少，死亡人數必定按年遞增，那麼香港的人口增長將會維持長期的負增長。

從人口學發展的角度，任何一個社會面對人口持續負增長都會對本身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產生負面的影響。就香港為例，根據政府統計處估算，勞動力由 2018 年開始下滑（圖一，人口政策，2015）。人口持續減少，直接影響勞動人口的緊絀，

在雪上加霜下，人口亦急劇老化，毋庸置疑會對政府的稅收和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增長。



出生率減少不單止是本地要面對的問題，其他高收入的亞洲社會，就如台灣、南韓、新加坡和日本等均面對同樣的挑戰。日本自 2010 年人口發展出現負增長後，再加上沒有足夠的移民替補，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失去了動力，同時要支付龐大的長者退休金和社會醫療服務費用，政府也差不多要垮台了。相反，新加坡雖然面對出生率減少的情況，但人口發展卻比其他國家和地區要好，因為他們不斷透過吸引外來移民來填補人口負增長帶來的勞動人口短缺問題。他們積極通過立法和改善營商環境，吸引了許多高質素的人才和公司到新加坡設置總部，幫助經濟發展。至於勞動人口，他們也積極吸引來自東南亞的勞動人口來提供廉價勞工，作替補建築業的勞動力。新加坡政府對低技術人士與高技術人士的待遇是不一樣的，低技術人士不能夠申請成為永久居民。這些選擇性的移民政策和待遇，雖然苛刻，但是對新加坡本身的發展相當有利，使人口素質不斷提升。新加坡政府面對人口發展趨勢，具有戰略性的部署和積極的執行力，因此能有效地應對低生育率的挑戰。

香港一直以來都是外來人才喜歡移居和發展的地方。本地的專業發展，和普通法的法律體制，再加上得到祖國的支援和依靠，實在可以發揮其獨特的角色，發展所長，讓市民安居樂業。然而，前兩年發生的社會事件和實施國安法後，有些人感到困惑和擔心未來的前景，從而產生了移民的傾向。對國安法的顧慮有待時間化解，但這種擔憂已形成了一些本地人向外遷移的推力(Push Factor)；同時一些

西方國家提供了不少利好移民的條件，就如相對舒適的生活和寬敞的住屋環境，正正成為了吸引著本地人向外遷移的拉力 (Pull Factor)，形成本地人口向外流動的趨勢。

當然那些移民的港人能否在當地安居樂業，仍然是一個未知數。美國、澳洲、加拿大和英國等政府之所以歡迎香港人移民，除了掛在嘴邊的關心，也或許是被本港人口的學歷、技術、資金和年青所吸引，認為有可能為當地的經濟發展和人口老化問題帶來正面的影響。相對而言，港人持續的離開則為本港的技術、資金和人口年輕化帶來不少衝擊和負面的效應。

筆者認識一個一家四口並具有專業知識的年輕家庭，他們舉家的移民代表著減少了兩個高技術勞動力的貢獻，還有那兩位 4 歲和 9 歲的孩子也未必會再回港發展。相信這種打擊不單止影響這一代，甚至影響年青的第二代。再者，現在離開人士的質素多數比本地整體人口的質素為高。這樣的自然流失會對香港的人口資本(Human Capital)帶來負面後果。香港確實要實施一些措施來回應他們的顧慮，才能有效地止血，並需要積極引進人才，方可轉危為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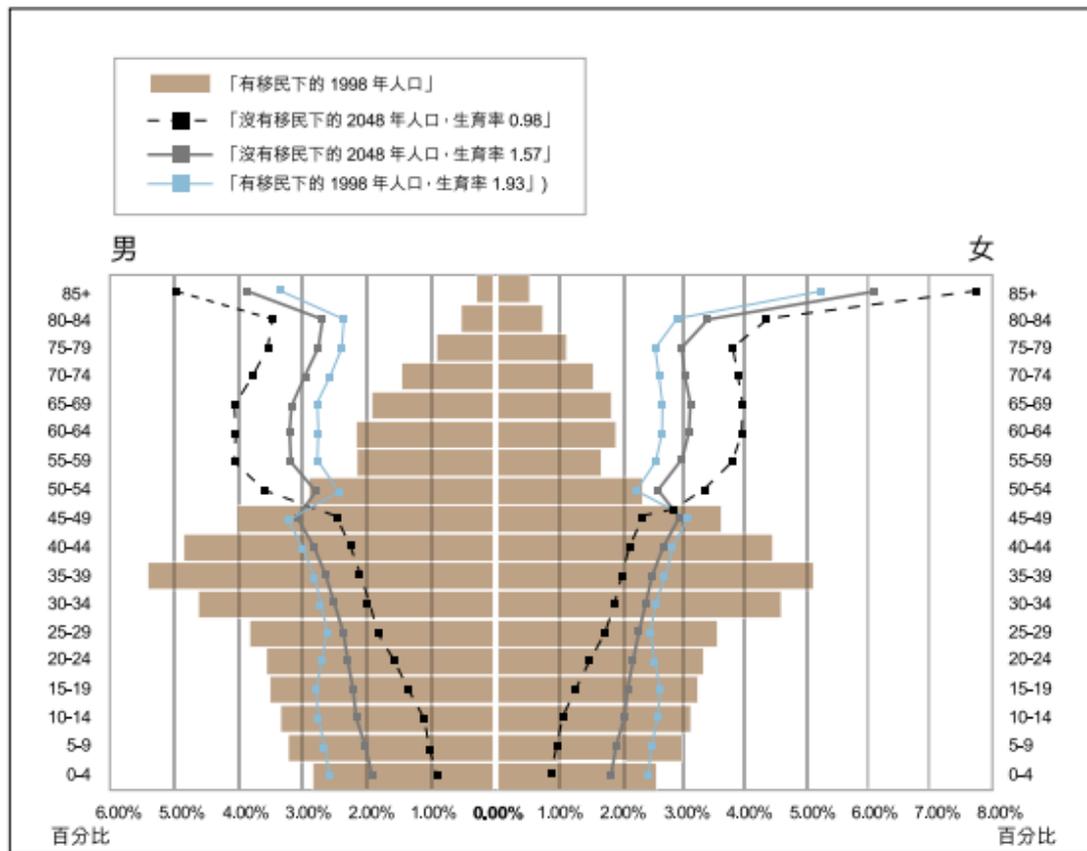
然而，特區政府對近期的移民現象有點冷眼旁觀的態度，實在教人有點失望。根據筆者理解，現在離開的本地居民不一定是反對政府的人士，當中有不少親政府人士，因關注兒女的教育情況等不同原因，不得不舉家往外國地方去。

再者，特區政府一直希望利用內地移民填補本地人口的流失，但又談何容易。今天的香港相比國內如日中天的發展已減少了吸引力。很難想像為何有能之士會選擇跑到香港面對工時長和住屋貴的生活。就算有人才願意來港，無論是數量或質量，也未必能滿足本地發展的需要。再者，國內也同樣面對人口老化問題，非必要時也不應加重他們的負擔，我們務必努力自強。

面對移民流動的情況，筆者有以下的意見：

- i. **有效利用單程証人仕：**圖二顯示(Yip et al., 2001)，如果沒有單程証人仕的補充，本地早就面對人口發展不均的情況。香港既要積極幫助這羣新力軍順利融入社會，也要有效地培訓和釋放他們的勞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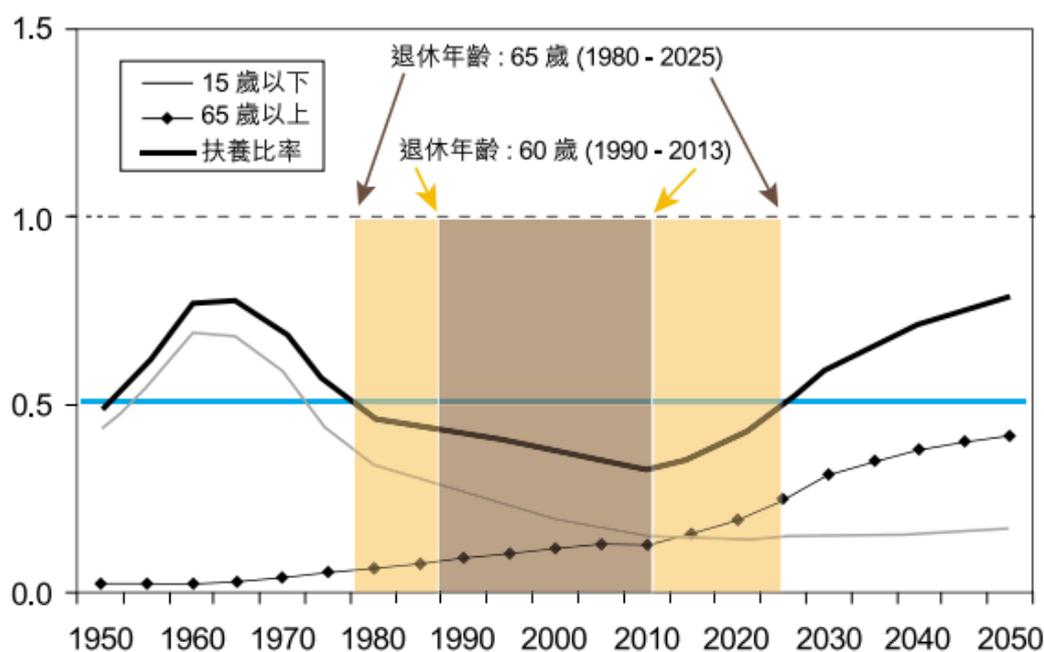
圖二：沒有移民下的2048年人口推算



- ii. **吸引外來專才移民 (包括內地和海外人仕)：**移民是決定未來人口增長的一個重要關鍵因素。然而，與其他西方國家如美國、澳洲、德國、加拿大和英國相比，我們在吸引人才方面的競爭力不強。其實，這些高收入的西方國家所面對的人口老化和低生育率問題都是通過招攬外地移民得以緩解。故此，政府需要制定長遠計劃來增加吸引力，以招攬外來人才。本地居住環境，生活質素和子女教育都是外來專才所關注的事項，另外，言論自由和安全生活等亦是他們所顧慮的。
- iii. **檢視和改善勞動密集的工序：**國內近年大力發展人工智能，在製造過程中發展更多自動化流程，減少了對勞動力的依賴，技術的進步大幅提高了生產力，亦彌補了人口零增長和人口老化所導致的勞工短缺。事實上，中國每年 GDP 有 8.1% 的矚目增長，在較早的研究已指出，需要將生產力提高到至少 8 倍才能取得這樣的成果(Chen et al., 2018)。本地有許多工序仍採取勞動人口密集的方式，實在需要改善工序和施工方法來增加生產力，因此建立智慧城市(Smart City)對本地政府來說是刻不容緩了。

- iv. **協助年青人清除生兒育女障礙**：因許多年青人對成家立室的觀念轉變，以及養育孩子的經濟成本巨大，結婚人數不斷下降。與此同時，結婚年齡的中位數也持續上升，加上離婚人數遞增，未來的出生率幾乎肯定會再一步下降。在不可逆轉的勢頭下，政策應聚焦去鼓勵未婚的年輕男女早點結婚生育，亦要鼓勵已婚而未有孩子的夫婦生第一胎(KAP, 2019; Chen, Basten and Yip, 2018)。
- v. **延遲退休年齡**：根據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的理論，若本地的退休年齡能向後推遲至 65 歲，人口紅利(即兩位撫養者照顧一位被撫養者)的情況就可以維持到 2025 年(圖三)，那麼社會便可以有更多時間去應對因移民而短缺的勞動人口問題。當然要延遲退休年齡還需要有效配套，如協助企業應付醫療和保險費用的增加，否則很多企業都不情願保留年長的員工。

圖三：人口窗口 (Demographic Window) 2:1 的比例



- vi. **加強本地培訓和終生學習的機會**：本地接受政府資助的學生，十年以來都是維持 1.4 萬多個。入學百分率的改善其實是反映學生人數不斷減少 (即適齡學生減少和退學人口增加)。香港現時仍有的優勢是人口的技術和素質，因此需要加強和普及再就業和終身學習的政策，以不斷提升本地人口資本，才可以提升本港競爭力，以及吸引外地專才。
- vii. **樂齡科技(GeronTechnology)**：人口老化是不可逆轉，唯一出路就是提升長者本身的能量(Capacity)。面對如海嘯般的挑戰，這已不再是單單增加老

人院舍和照顧人員人數所能應付，更重要的是運用科技去改變舊有照顧長者的模式，才可以解決服務供應樽頸的情況。

任何一個社會，人口流動是正常不過的，然而走向最好還是循序漸進為佳。西方國家同樣面對低出生率和人口老化的問題，但是他們得到移民的補給，促使經濟活動和人口發展都可以朝向一個較健康的轉向。當然引入移民也要留意本地人的反響，無論如何，若今天不正視人口外流的狀況，吸引高素養的人才，增強本身的吸引力和競爭力，明天就要承受移民流失對香港社會的負面影響了。

參考文獻：

Population Projection 香港政府統計處 (2020) 。《香港人口推算 2020-2069》

Population Policy Strategies and Initiatives (2015)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s Office Hong Kong SAR (人口政策策略與措施)

Chen, M., Gietel-Basten, S., & Yip, P. (2019) .Targeting and Mismatching of Family Policies in High- Income Pacific Asian Societies: A Review of Financial Incentives.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1-25.

Chen, M., Kwok, C., Shan, H., & Yip, P. (2018) . Decomposing and Predicting China' s GDP Growth: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4 (1) , 143-157.

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 Sexuality study (2019) .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Hong Kong

Yip, P., Lee, J., Chan, B., & Au, J. (2001) . A study of demographic changes under sustained below- replacement fertility in Hong Kong SAR.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53(8), 1003- 1009.